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故鄉是我最終的歸宿

崔漢朝

故鄉的風，總帶著一種獨特的味道。它沒有城市裡混雜著尾氣與塵埃的渾濁氣息，也沒有商裡精心調配的裊繞香氣。而帶著一種混合著泥土、草木、炊煙和歲月沉澱下來的味道。當你靜靜地佇立在田野間，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的一種原野清新的味道。

故鄉的田野，是記憶中最廣闊的畫卷。春天，嫩綠的麥苗在微風中輕輕搖曳，像是被大地母親溫柔撫摸。夏天，金黃的麥浪翻滾，空氣中瀰漫著成熟的麥香，那是豐收的喜悅，也是農人汗水的結晶。秋天，稻田里一片金黃，稻穗沉甸甸地低垂著，彷彿在向大地致敬。冬天，田野被白雪覆蓋，一片寂靜，但在這寂靜之

下，是生命在積蓄力量，等待著下一個春天的到來。

故鄉的河流，是記憶中最清冽的鏡子。它靜靜地流淌，映照著天空的藍、雲朵的白、樹木的綠和村莊的影。小時候，我與兒時的夥伴們常常在河邊嬉戲，捉魚、摸蝦、打水漂，河水清涼透過指尖，直達心底。河邊的柳樹，婀娜多姿，它的枝條垂向水面，像是在與河水低語悄悄敘說著綿綿情話。傍晚時分，夕陽的餘暉灑在河面上，波光粼粼，美得讓人心醉。

故鄉的老屋，是記憶中最溫暖的港灣。它或許已經斑駁，或許已經破舊，但在我心目中，它永遠是最溫馨的依靠。老屋的牆壁上，刻著歲月的痕跡，每一道裂

紋，都記錄著一個故事。老屋的屋簷下，曾經掛著成串的紅辣椒和玉米，那是秋天的收穫，也是生活的色彩。老屋的院子裡，種著幾棵果樹，春天開花，秋天結果，果實的香甜，是童年最美好的回憶。

故鄉的人，是記憶中最親切的面孔。他們或許沒有華麗的衣著，沒有高深的學識，但他們有著最樸實的心靈和最真摯的情感。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勞的雙手創造著生活。他們熱情好客，鄰里之間，互幫互助，那種淳樸的鄉情，體現著現代文明新風。每當節日來臨，村莊裡便會熱鬧起來，家家戶戶張燈結綵，歡聲笑語，那是故鄉最動人的風景。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故鄉也在悄

然發生著變化。一些年輕人離開了故鄉，去大城市追尋夢想；一些老屋被拆掉，建起了新樓；一些田野被開發，建設高速公路，延伸高鐵路軌。故鄉的面貌在變，但故鄉的靈魂，那份淳樸、那份堅韌、那份對生活的熱愛，卻永遠不會改變。

故鄉，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情感的寄托。它是我成長的搖籃，是我心靈的歸宿。無論我走到哪裡，無論我經歷了什麼，故鄉的記憶，都會像一盞明燈，照亮我前行的路。故鄉的味道，故鄉的風景，故鄉的人，都會成為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難以忘懷的記憶。

故鄉那一片熟悉的土地，那一縷熟悉的炊煙，那一聲親切的鄉音，是一種無法割捨的情感。故鄉，是我心中永遠的牽伴，是我靈魂深處最溫情的寄托。

如今，我雖然身在他鄉，但我的心，卻時常飛回故鄉。我想念故鄉的田野，想念故鄉的河流，想念故鄉的老屋，想念故鄉的人。

我知道，無論我走多遠，故鄉，永遠是我最終的歸宿！

桃花源裡品擂茶

王善讓

隨著馬年春節臨近，我從遙遠的邊疆來到湘西北的桃源，準備在此過年。與西北的荒涼相比，桃源的青山綠水一時間成了生活的奢侈品。多年來，我長期生活在西北，而東人嘉峪關後去得最多的地方，便是桃源。三十年前，愛人從這片青山綠水間走向萬里之外的邊疆，我們在那裡相識、相知，扎根邊疆，將青春揮灑在戈壁大漠之上。也是從那時起，我與桃源結下了不解之緣。

桃源本就是「桃花源」的簡稱，境內的桃花源景區聞名遐邇。每次來桃源，基本都是春節探望親人，來去匆匆，但擂茶卻是我每次必品的美味。

擂茶的起源可追溯至古代，唐代陸羽在《茶經》中已有類似「茶粥」的記載。如今，擂茶作為一種傳統飲食習俗，仍在許多地區流傳。據說在廣東的揭西、普寧地區，擂茶是重要的飲食民俗；福建閩西的龍巖、三明等客家地區，擂茶同樣是傳統飲食的一部分；江西贛南地區作為客家人聚居地，擂茶習俗與粵北、閩西等地一脈相承，是日常待客和節慶時的常見飲品。在廣西、貴州的一些地方，也有飲用擂茶的習俗。雖然地域不同，但擂茶的主要原料和製作方法卻很相近，常以花生、茶葉、芝麻等為原料，用擂鉢研磨後沖水飲用。

桃源擂茶還有一個形象的名字：三生湯。據記載，東漢伏波將軍馬援征討五溪蠻時，其部隊曾駐紮於桃花源一帶，眾多將士因水土不服染疫，生命垂危。當地一位老婦獻上祖傳秘方「三生湯」——用生米、生薑、生茶葉在擂鉢中搗碎，沖水服用。全軍飲用後，病疫頓愈，士氣大振。馬將軍一鼓作氣，取得了此次征討的勝利。

從此，這碗「三生湯」在當地代代相傳，成為待客的最高禮儀。如此說來，桃源擂茶遠不止一碗茶的滋味，它是一段段活態傳承的歲月長歌。

如今的桃源擂茶，陶碗裡除了生米、生薑、生茶，還添了芝麻與花生。擂鉢是帶溝紋的陶器，擂棒是山蒼籽木，這些器物如今大多民間仍在使用。

城市裡的擂茶店，多為工廠化生產。當地人還是偏愛偏安一隅的擂茶小店，因為是手工傳統工藝擂制。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機器擂的茶，總少了點魂。手工擂制擂茶的過程，讓生活變得舒緩安逸。採來新茶，備好物料，坐在院中慢慢擂制，擂棒摩擦著陶鉢，雞犬淘氣地追逐，陽光照射青山綠水間，這樣的春日更像是世外桃源。

擂茶根據濃淡分為「清水」和「糊糊」兩種。清水擂茶看起來茶湯清亮，飲用起來比較清爽，與今天我們飲用的茶葉比較接近。「清水」擂茶因為米漿含量少，透出的茶色如碧玉，上面浮著幾粒金黃的花生碎或雪白的「米泡」。啜飲一口，茶香清冽，米漿的甜潤與生薑的辛香在舌尖纏綿，與多情而潑辣的湘妹子性格倒有幾分接近。顧名思義，「糊糊」擂茶形似糊糊，所以又稱「茶粥」。「糊糊」濃稠如琥珀，米漿含量多一些，表面浮著薄薄的茶油。用竹勺舀起，能拉出細長的米絲，入口卻厚而不膩、軟糯香甜，不僅能解渴祛濕，還能果腹充飢。一般來講，開始的時候先喝「糊糊」，兩碗之後已有飽腹之感，這時候再喝「清水」，頓覺神清氣爽。按照桃源習俗，貴客來，要喝上三碗擂茶，第一碗敬天，第二碗敬地，第三碗敬朋友。當然，喝擂茶自然要比喝酒舒服多了，酒可以少喝，擂茶須暢飲。最多的一次，我喝了七碗擂茶。

在西北邊疆的日子裡，我在巴裡坤草原的氈房裡喝過哈薩克族阿媽熬製的奶茶，醇香難忘；在喀什的古村落的核桃樹下喝過維吾爾族長者遞過的一杯濃醞的茯茶，解渴生津；在和田的葡萄架下喝過長辮子的姑娘端來的玫瑰花茶，花香馥郁。雖然西北的茶與桃源的擂茶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有一點很相似，不管是奶茶、茯茶、玫瑰花茶，裡面用的茶葉大都同樣產自湖南。湖南的茶葉帶著特有的溫度與包容，把萬里之遙的天山與三湘四水緊緊聯繫在一起。

正如請人喝酒絕不只是喝酒，品嚐桃源擂茶也要配上一些豐富的吃食。桃源當地人稱之為「壓桌」，因為不是喝酒，所以這些「壓桌」不同於下酒菜，一定程度上算是桌上擺放的一些「茶歇」。與現代都市人的「茶歇」不同的是，桃源擂茶的「壓桌」都是些土特產、小吃之類，比如一小碟金黃酥脆的炸黃豆，一小盤軟糯香甜的米泡，兩隻碧綠如翡翠的蒿子粑粑，一小碗酸得開胃的罌子菜、薑果等。當然還有花生、瓜子、點心之類。春節期間喝擂茶，最妙的是自然是要來一盤春卷，薄如蟬翼的米紙裹著蘿蔔絲與豆芽，蘸上擂茶湯，入口竟比賽過山珍海味。品嚐擂茶據說還有一些「規矩」。當地有個說法，叫一口擂茶一口壓桌。要先品嚐茶的清苦，再品菜的鹹香，最後是米的甘甜。依樣而行，果然覺得茶的苦澀被春卷的鮮甜中和，米泡的軟糯又化解了罌子菜的酸爽，像極了人生百味的調和。在桃源喝擂茶，茶是媒介，壓桌是橋樑，舉杯品茗之間，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距離悄然拉近。

擂茶品至興濃，恰遇春夜喜雨。淅淅瀝瀝的春雨與街道闌珊的燈火、此起彼伏的鞭炮聲相映成趣，連空氣中都充溢著擂茶的氣息，這裡面有沅江的水、桃源的土，有歷史的沉澱、人情的溫度，更有生活的哲學和不盡的鄉愁。

候一場春信，遇滿谷清歡

李光明

世人皆愛繁華錦簇，我卻獨愛這花信將至未至時的從容。

在故鄉大山的褶皺深處，藏著一處靜謐的櫻桃谷。這裡沒有市井街頭的摩肩接踵，沒有繁華落盡的急促喧囂，有的只是大自然初醒時最純淨的呼吸。在這個初春的午後，當大多數人還在等待一場視覺的盛宴時，我已驅車入山，去赴一場關於生命源頭的靜默約會。

抬眼望去，天空是極透徹的藍。那種藍，不帶一絲雜質，純淨得不染塵埃，像是一塊剛從遠古窯爐中淬火而出的青瓷，明亮、深邃且堅硬。在這樣的天空下，人的心境彷彿也被洗滌過一般，變得格外清曠。正如古人所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雖此刻漫山遍野尚無一朵鮮花綻放，但如洗的碧空，本身就是上蒼賜予這片山谷最慷慨、最素雅的饋贈。

在這一無垠的蔚藍背景下，漫山遍野的櫻桃樹交織成一片灰褐色的朦朧。因為還未到「千朵萬朵壓枝低」的極盛時節，櫻桃樹那倔強而錯落的枝幹線條，反倒純淨的藍天下勾勒出了一種如水墨畫般的蒼勁與留白。這是一種「骨感」的美，沒有了繁花的遮掩，每一棵樹的姿態都顯得那麼真實、那麼獨立。那些緊緊收

攏的花苞，圓潤而堅實，它們在寒意尚未褪盡的風中默默堅守，像是在積蓄著一場驚天動地的夢。你甚至能感覺到，在那灰褐色的樹皮之下，生命的漿液正在瘋狂湧動，只待那一夜春風，便要點燃整座山谷。

我們一行人沿著山徑蜿蜒而下，轉過一道山梁，一汪碧水便猝不及防地撞入眼簾。那是谷中的水庫，靜得像一面巨大的明鏡，深邃而溫婉地嵌在群山環抱之中。微風掠過，揉碎了湖面上那一抹湛藍的倒影，泛起細碎的粼粼波光，像是在低聲訴說著光陰的故事。

水庫邊上，靜靜矗立著一座聞名遐邇的毛主席紅色教育基地。這山野間的紅色坐標，為這片空靈的自然景觀增添了幾分厚重的歷史底蘊。走進基地，那眾多的紅色收藏品讓人瞬間肅然起敬。

從當年的文獻手稿到帶有時代烙印的生活物件，每一件展品都像是一位無聲的見證者，訴說著先輩們在艱苦歲月裡的奮鬥與理想。這種精神的震撼，與窗外自然的寧靜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張力——曾經的硝煙與犧牲，最終換來了今日山河的靜好與歲月的清歡。

走出基地，眼前的村莊寧靜祥和。此情此景，不禁讓人聯想到「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的早春生機。雖然山谷間尚無亂花，但岸邊枯草叢裡已隱約可見幾抹倔強的嫩綠，正像那「淺草」一般，悄悄向泥土之外傳遞著春天的密語。每一棵櫻桃樹都默默地佇立在紅土地上，指尖觸碰那粗糙的樹皮，能感受到生命最原始的質感。那些內斂的暗紅花苞，正一點點頂破殘存的寒氣，它們不爭先、不恐後，只是安靜地守著自己的時節。

就在車子深入櫻桃園腹地時，一場意想不到的「歡迎儀式」打破了山谷的寂

靜。

幾隻鄉村土狗，毛色或是純金，或是黑白相間，個個生龍活虎。它們一見到有車駛入，不僅不避讓，反而興奮地搖著尾巴，撒歡地追著車輪奔跑。它們歡快的吠聲在空曠的山谷裡迴盪，那種聲音裡沒有敵意，只有一種不設防的質樸、熱烈與頑皮。它們時而超越車頭，時而回首張望，彷彿在為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們領路。

看著它們矯健的身影在紅土地上跳躍，那一刻，眼前的風景彷彿瞬間有了靈性，變得生機盎然。這不禁讓人想起陶淵明筆下「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田園逸致。這種未經雕琢的野趣，這種萬物和諧共處的純真，比任何人工雕琢的景觀都更動人心弦。它們是這片山谷真正的主人，用最原始的方式詮釋著生命的快樂。

我在谷中漫步良久，貪婪地呼吸著夾雜著泥土氣息的清冷空氣。這種氣息裡有一種向上的力量，那是春天的味道。即便此時沒有滿目繁花的燦爛，但有了這藍天、碧水、紅色的底色以及那些天真爛漫的生靈，這一趟旅程已足夠治癒疲憊的身心。

有些風景，是不需要色彩斑斕來襯托的。正如蘇軾所言：「人間有味是清歡。」清歡，是那種在平淡中發現真味的心境。在花開之前，看青山川的骨架，看清天熱的本色，體驗一份來自山野最赤誠的熱忱，這種等待與觀照本身，就是一種關於春天最美的儀式感。我們不必急著奔向那個繁花似錦的結局，因為所有的美好，都早已醞釀在這含苞待放的寂靜之中。

在這場未竟的花事裡，在那幾聲歡快的犬吠中，我遇見的不僅是春色，更是那份久違的、如同初春藍天般明澈的清歡。

文藝副刊



海韻